



【城市地理】

同乡

□冯春明

生命的过程中，“缘”可谓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。西汉《礼记》的编纂者——戴德、戴圣，这两个怀抱经卷的圣人竟是我的同乡。而且，他们叔侄两人创办的那座持续向中华大地散发出迷人光彩的书院，就在我的祖居地——沂南县张庄镇南沿汶村。

那是一个被汶河水环抱的村庄。我生命的路途连接着这个村庄。父亲五岁时，爷爷病故。后来，奶奶领着父亲从冯家楼子改嫁到南沿汶村。从那时起，奶奶一直生活在这里，直到去世。父亲青年时期参加抗战，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在外。每年，父亲都骑上自行车，带我来这里探望奶奶和张姓爷爷。每次回家，奶奶总少不了打扫庭院、割韭菜、煎鸡蛋……奶奶知道我喜欢，每次煎上一大盘，还是被我吃光。

古往今来，汶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地浩浩荡荡地从深山而来，又一刻也没有停止地缓缓地向着远方流去……每当河水流经南沿汶，每当河水来到这个十分平展的转弯处时，就变得温婉、幽静、圆融了起来……其间，有无数个自天上来的，自泉中喷涌而来的，自远山流淌而来的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它们一个个地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干净的沙滩里，渗透到这片厚实的土地里……

得知戴德、戴圣是我的同乡，得知他俩创办的书院与汶水边上我的祖居地南沿汶同处一地，还是近些年的事。

两千年前的一个春日，在汶河左岸，在南沿汶村头的乡间小路上，有两个身影停了下来。那两个身影犹如漆黑天空中的两个星点，从这儿给整个中华大地带来了一缕有着浓厚民族文化意味的星照。他们正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通天接地的两个人——戴德和戴圣。

翻开历史的书页，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古《青州府志》有关戴德、戴圣的记载。古《青州府志》曾列“二戴”于“侨寓”，称“其微时，从后仓，得高堂礼经之传。往来于齐鲁间，慕沂山水，在颜温里立书院，教授生徒”。《青州府志》所记“颜温里”即“沿汶”。沿汶村尹氏、张氏族谱明确记载：沿汶村名原为“颜温里”。清康熙十一年版《沂水县志》记：县正南曰会川乡，领社二十六，其中有颜温社。显然《青州府志》中的“颜温里”就是沿汶村了。

沿汶村东临山丘，汶水环绕，土地肥沃，距阳都故城仅十公里，可以说是二戴理想的立院授徒之地。

不过，《青州府志》中所说的“书院”应该是按照当下称谓而言的。因为“书院”一词始于唐代，之前没有这种称呼。唐代书院分官、私两类。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，唐贞观九年，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，应该是较早的私人书院。官立书院，初为官方修书、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。当然，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，它与汉代的精舍、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。所谓精舍与精庐，是汉代聚集生徒、私家讲学之所，《青州府志》所述“书院”当属此例。

二戴本是西汉时梁人，活跃于元帝时期，是西汉经学家后仓的弟子。后仓

精通五经，对《齐诗》的研究造诣很深。另外，后仓以孟卿为师，对《礼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，著有《后氏曲台记》，说《礼》数万言，戴德和戴圣深受影响。

两千年前，在“颜温里”这个碧水环绕的富庶之地上，大小戴登场了。拂去云烟漫漫的历史烟尘，渐渐地，我的心头敞亮了起来……此时，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和“挟书令”，随着秦朝的消亡，已成为历史的记忆。汉惠帝时，已公开废除了“挟书令”。文帝后，老儒们依靠记忆，开始了口头传经，他们虔诚地艰难地还原着儒家学说……戴德和戴圣的“书院”，因找不到书籍，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，将老儒们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了下来，用以教授学生。后来，经过他们的整理编纂，终成为我们所见的《礼记》。

我想，二戴的“书院”应该是靠汶河河岸而建“逐水而居”的。白天，偶尔有农人路过这里，稍一住脚又迅即离开了。此刻，风停了下来，河水静了下来，头顶，一缕天光几番轮照，《礼记》——这部与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合称“三礼”的经典名著，在汶河岸边渐渐生成了。

在这里，戴德和戴圣不仅编纂《礼记》，而且各自为《礼记》作了注释。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先圣先贤的言论主张，使得《礼记》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。

遗憾的是，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《大戴礼记》，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。但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《小戴礼记》，即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，于东汉末年，被著名学者郑玄作了出色的注解，后来，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，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。到唐代，它被列为“九经”之一。到宋代被列入“十三经”之中，成为士人必读之书。

《礼记》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，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，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。《礼记》认为，文学产生于心之感于物，并由此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，这一观点为后世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千百年来，《三字经》中“大小戴，注礼记”之说脍炙人口。《礼记》的问世，无疑是一个民族历经劫难后的复兴。二戴走了，后人为他们修建的汉儒二戴祠堂也没有了踪影。但他们编纂的《礼记》留了下来，重修汉儒二戴祠堂的石碑也留了下来。石碑在沂南县依汶镇孙隆村一处闲置的学校里。学校大院东墙有康熙年间重修碑和施财碑，院东厢西墙上有一块清同治重修碑，院的西墙上有民国重修施财碑。

碑，历经风雨，留下了许许多多漫长时间里沉淀渗透下来的痕迹。碑上的碑文，虽然日渐残缺模糊，但我从那些如同叶脉的线条中，从具象化的文字里，还是隐隐地看到了一个民族振兴和逐步强大的路径。

汶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“二戴”这两个虽然远去，但却清晰的身影里，依然涌动着持续了两千年的文化精神流变……尽管时光剥掉了一层又一层历史的外壳，但他们不灭的魂魄仍然熠熠生辉。

【人生笔记】

小巷深处

□崔琳

上小学之前，我跟奶奶住在铺着青石板的小巷里。这一带在泉脉上，早年间是可以挖出泉水来的，石头缝和墙角长年长着青苔。一场雨过后，地面滑溜溜的锃亮，反着幽光。小巷里住着十几户人家，经历了战争动乱，世代相伴，处得亲人一般。

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，就是我和奶奶的家。后来过道里竟也住进了一户人家，男人上班，女人持家。女人很勤快，愣把本来堆满杂物的过道收拾出一个像样的厨房来，还废物利用地搭上了棚子，屋里屋外干净利落。他家的饭格外香。那个年代每家饭桌上照例是要有个咸菜碟的。不就是个咸菜吗，可是经了女人的手，油亮油亮的立刻变成了人间美味。我在外面疯玩回来，是要擦着她做饭的后背回家的，如果正巧她在做好吃的，就会一回头把我揪到灶台旁，塞上半块热馒头，没端上桌的菜拨出点来先尝尝。奶奶知道了说这样不好，于是我就悄悄溜过去，可那一阵阵的饭菜香啊，早把脖子勾得老长了。

我家小院方方正正，东西南北四间屋，我和奶奶住在北屋。从北屋到大门口有一条碎石砌成的小径，其余地方种满了郁郁葱葱的花木，有石榴、无花果、香椿、米兰、茉莉，墙上垂下来一簇簇粉的白的蔷薇花，微风荡漾，花香袭人。一棵高大的梧桐树立在西屋前，像一把大伞荫蔽着我们。初夏时节树上开满淡紫色小喇叭花，花心甜丝丝的。树上有一个大大的鸟窝，我常常看到鸟妈妈叽叽喳喳飞来飞去地衔着虫子喂小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树枝上又结实地建了个马蜂窝。各有各的航线，两家倒也相安无事。

夏天奶奶经常在树下铺上凉席讲故事，听得多了故事里的神仙鬼怪，常常在我的小脑袋里互串着打架。三年自然灾害时，爷爷从乡下回来，推着一小车地瓜、地瓜秧子，挨家挨户从东头分到西头，到家的时候只剩一小堆，再看看自家还有几个孩子饿着呢！爷爷去世的那年正好赶上春节，小巷里没有一家人放鞭炮，人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去感恩一个人。

从此以后奶奶用柔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。为了养活几个孩子，她到处找活干，甚至带着大点的孩子去一车一车地拉过石子。要强的奶奶把几个孩子都培养成人，她也老了，备受病痛折磨，但从来就没听她说过一句丧气话。我上高中时，她病重晚上起夜，挣扎着不愿意打扰别人，我听到声音悄悄跟在她后面照应着。早上她神秘地告诉我说：“我的病快好了。”我一惊，问为什么。她说“昨天晚上一回头看到一个小仙女，不是来救我的吧？”我心里一阵酸楚，最终不忍说破，那可是她生的希望啊！

小巷正中有个门口放着两个大石狮子的院落，厚重破败的大门，模糊不清的石雕墙，隐约可以想象出这家当年的气派，可惜这家只剩下一个寡妇（我叫她段奶奶），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傻儿子生活。为了贴补家用，段奶奶平时糊火柴盒，一天到晚不停忙活，才二分钱一个，可是我看着她总是乐呵呵。纸套在石蜡模具上刷上糨糊四周向内一折，拍一下就成了，成品堆得一排一排的，两个女儿下班之后一起干，他家总是笑声朗朗的。傻子有一天丢了，整个小巷的人都在帮着找，他妈跟两个姐姐天天以泪洗面。不知过了几天，奶奶让我去小巷西头买肉。我爬上台阶，手趴着窗口照旧喊着：“爷爷，我要七分瘦三分肥！”“好喽！”一个佝偻着腰戴着油布围裙的老头缓缓地应着，虽应着手下还是挨着什么样就给割啥样的，一点也不含糊。其实买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地喊一声，从来不关心肥瘦比例，看也不看高兴地接过肉来一蹦一跳地回家。咦？快到家的时候我赫然看到傻子站在那里。连忙跑去告诉奶奶，奶奶正在切着韭菜，像是早知道了。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出锅了，奶奶打发我先给段奶奶送去。走到石狮子跟前，傻子直了眼盯着盘子里的包子，一溜烟跟着跑进屋。段奶奶照例不让我空手而归，盛了一大盘毛豆给我。这样送了几家，换回了各家的好吃的，我和奶奶在梧桐树下搭起小桌，美美地吃起来。

我有一辆引以为傲的儿童脚踏车，整个小巷的小孩子都来找我骑，可是我有个坏习惯，骑完随手一扔就走。有一天，真的找不到了！我耷拉着脑袋回家，不敢进屋。奶奶让我进去，咦？车就摆在屋里呢！“是邻院的三叔看到路过的一个陌生人手里拎着你的车，一把抢下来的！”我长舒一口气。四十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带着儿子从超市出来，迎面过来一个人喊我，猛一抬头原来是三叔。他是真的老了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却说还能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，也许在他心里我永远是那个整条小巷都喜欢、都愿意保护的小女孩。其实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年轻时的模样，布衣胶鞋憨笑着！

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打量着每家的悲欢离合，波澜不惊的岁月，掩盖着人间的悲喜。无论遇到多大的事，日子终究还是要过下去。日出日落，春燕啄泥，小巷的缕缕炊烟照样升起。上小学了，我离开了小巷。落日余晖，风中的缕缕花香，仿佛又把我带回梧桐树下，任凭阳光洒满角落……